



故乡的河

□ 俞传安

记忆里北澄子河流至三垛段,在镇西分出南北两条支流,就像张开的双臂环抱着三垛古镇。人们称南边的支流为前河,北边的支流为后河,前河与后河间是繁华的集镇。

前河的两岸大多是民居,其间零星坐落着一些商家店铺和少数的政府单位。前河北岸道路宽阔,叫做前河路。前河路上有不少青砖黛瓦的清代民居,记得其中一吴姓人家的祖屋,其屋檐呈券拱状延伸至前河岸边,如廊桥,又似轩榭,成为前河路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,不仅能遮阳挡雨,还是街坊邻居夏季纳凉的好去处,更是孩子们弹玻璃球、打康乐棋的天地。

前河走行笔直,河面上由东向西分别有头桥(因桥南是国营粮库,又称粮库桥)、二桥和三元桥。二桥位于镇中心,桥南是三垛中学,桥北有日杂商店、人民饭店、豆腐店、理发店、缝纫店和水产蔬菜行等店铺。二桥周边的地段繁华热闹,人称二桥口。每年夏收、秋收两季,三垛镇属各大队卖粮的水泥船,挂桨船往返穿梭于前河,是前河最为繁忙最为热闹的时刻。庄稼人大清早就争先恐后地把粮船停靠在粮库桥码头,排队盼着粮库早点开门,终于等到看样的来检测完粮食的水分,排队的男人们满脸笑容地挑着粮食去过磅称重,直至把整条船的谷物送入粮仓。岸边赤膊的男人卸了粮来不及擦汗,就被女人催促着纷纷解绳提锚,只见男人双手紧握柴油机气门的摇臂,弯腰用力快速地摇动,当柴油机冒出一团团黑烟,伴随着一声声轰鸣,挂桨船快速地向西面的二桥驶去。如是撑船来的,男人们则需站在船舷上一次次把长篙插向河水深处,由前向后一边小步走着,一边吃力地撑着长篙,笨重的水泥船才缓慢地沿河行进。此时的二桥码头已停满大大小小卸了粮的空船,庄稼人在岸边随手下个木桩,扣牢绳子,就可登码头上岸径直向二桥口走去。

正值中午饭点,二桥口远远看去人头攒动,男人走在前面,女人跟在后面,大多数人都涌向了人民饭店和东风饭店,也有少数男人应了女人或孩子的话,在烧饼店买上几个插酥烧饼,一屁股坐在路边凉粉摊的长凳上,叫上几碗油光的凉粉,一口酥香的烧饼就一口麻辣的粉条,一家人便喜笑颜开地大口大口吃起来。此时人民饭店里人声鼎沸,店堂里坐满了人,来得迟的都上了二楼,木梯被汉子们踩得“吱嘎”作响,孩子和女人好像又忘记了饥饿,一条边站在二楼的木格花窗前,相互挤着看二桥口的街景,又争相招手呼喊看街道上同村的伙伴。

二桥口的喧嚣要延续到下午三四点钟才结束。女人夹着花格子的确良布,孩子喝着黄色的果子露,被男人催促着走出供销社,正巧赶上二合营食品门市部热气腾腾的洋馒头刚刚出笼,男人心里盘算着总是要买几个洋馒头带回去给家里老人的。太阳西斜,阳光像跳跃的碎金子洒在前河的河面上,柴油机的阵阵轰鸣,夹杂着女人与孩子们的笑声,粮船纷纷离开了二桥码头,直至夜幕降临前河才真正恢复了平静。

三元桥距离二桥半里开外,因旧有三元官

而得名。三元桥桥北是镇招待所,桥南有一尼姑庵,因占地面积小,人称斗坛。上世纪文革初期除四旧时古镇上的光福寺与都天庙都遭损毁,唯有斗坛幸运地保留下数间房屋,如今庵内百年的银杏仍然郁郁葱葱。

后河的南岸是古镇民居,三街上的居民走不了百十米便可到后河淘米洗衣菜,后河边长年停靠着铜匠、篾匠和补锅匠大大小小的木船,北岸的开阔地自然成了众多手艺人生活与生产的作坊。后河没有前河的热闹,是条安静的河,除了三垛小学传来的上课铃声,只有木船上偶尔几声狗叫,才打破半天的沉寂。然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高邮人在后河畔开设同泰昌商号的时候,后河是热闹的,甚至是喧嚣的。后河码头亦如叶圣陶笔下万盛米行的河埠头一样的繁忙,河面上来往的船只络绎不绝,四时八节更为喧闹,四乡八镇的庄稼人都撑着木船,来此购买日杂用品、应时的节日糕点和各种小型的农耕用具。抗战时期同泰昌遭日军飞机轰炸后,商号撤回了高邮城,后河码头从此便消散了往日的繁华热闹。

后河上有一道桥,名曰“五日大桥”,连接着古镇区与镇北的邮兴公路,是人们进出镇区的主干道。五日大桥为上世纪大跃进年代所造,顾名思义五日便可造好一座桥,无不在彰显那个时代的理想与冒进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镇上有很多居民都会打芦苇席卖钱补贴家用,五日大桥码头曾是司徒、横泾等西北乡草荡里的庄稼人卖芦苇的集散地。每年秋季当运芦苇的船一到五日大桥码头,三街上开草行的陆德宏准会第一个赶到后河边,嘶哑着喉咙对着草船喊话:“我是草行的老陆,船上的芦苇我都包下,不许卖给下家了!”着急赶回去的庄稼人便把整船的芦苇低价过给了草行,总有几个精明的汉子为了卖个好价钱,理也不理陆德宏,径直走向二桥口,自己找买主议价去了。

三垛小学坐落在后河畔,朗朗的读书声几十年如一日响彻整个后河,弯弯的河水早已记不清曾有多少青涩少年的身影在后河畔追逐嬉戏,后河的人们却至今还记得学校的上课铃声沿着河水悠扬地回响。蜿蜒的后河静静地流淌,它环拥着三垛小学,斜行穿过五日大桥,拐着弯流经放牛场,默默地流至粮站北仓库(原光福寺旧址)的南门石桥上,迂回绕过镇农具厂(原都天庙旧址),向东静静地穿过古镇东郊后厦的菜园与农田,悄然地向东南汇入北澄子河。

古镇的河在岁月里奔流,前河在镇南笔直而湍急,好像父亲的脊梁,刚毅而不屈,后河在镇北蜿蜒而静谧,亦如母亲的臂膀,温柔而坚定。

由于南水北调东线工程,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,三垛古镇经历了两次让道拆迁,前河与后河均已丧失生活与运输的功能,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。如今年轻的三阳河由南向北贯穿三垛古镇,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起点,奔涌的三阳河水一路向北,默默地滋润着祖国的广袤北疆。

我深爱故乡的河,故乡的河在我心中久久地流淌。

独立之人格,优雅之气质

□ 仲元芳

晨起对着镜子梳头,鬓角又多了几根刺眼的白发,眼角的皱纹也似被岁月的刻刀加深了几分。正怔忡间,手机屏亮起,是那位朋友的动态,个性签名依旧是“独立之人格,优雅之气质”,心头猛地一震,像石子投入湖心,荡开层层涟漪。

我们这代70后,仿佛正站在人生的中途站。眼睛开始老化,看文件时总要把眼镜推到鼻尖上;牙齿也添了新毛病,聚餐时稍硬的菜都得小心翼翼;皱纹更是不请自来,悄悄在眉梢眼角安了家。可这又算什么呢?就像潮起潮落,花开花谢,衰老本就是生命的常态。我们无法选择是否老去,却能选择老去的姿态。

想起杨绛先生的话:“你就是想得太多,而书读得太少。”深以为然。昨晚睡前翻《我们仨》,先生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,字里行间的从容淡定,哪有半分对衰老的怨怼?倒是把岁月酿成了醇厚的酒。这大概就是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真谛吧。少刷些短视频,少看些无营养的爽文,把碎片化的时间攒起来,去读那些能沉淀灵魂的文字,气质自然会在墨香中慢慢升华。

作为职业女性,“独立”二字重逾千斤。年

轻时总以为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后来才懂,靠人人会跑,靠山山会倒,唯有自己立得住,才是最坚实的依靠。今天在医院做导医志愿者,遇到一位被尿道感染折磨得面色憔悴的大姐,她攥着我的手说“活着真难”时,我忽然想起那句“灵魂是寄生在身上的”。可不是吗?没有健康的身体,再丰盈的灵魂也无处安放。领着她做完检查,看着化验单上成干的白细胞,反复叮嘱她按时吃药、多喝水,心里默默盘算着下周该把体检提上日程了。

傍晚回家路上,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。路过小区花园,看见几位银发老人围坐着读诗唱歌,晚风拂过,衣襟飘动,那姿态竟比春日繁花更动人。忽然明白,所谓优雅,从不是刻意维持的年轻模样,而是历经岁月打磨后,依然葆有对生活的热爱与体面。

此刻泡了杯清茶,翻开搁置许久的书。窗外蝉鸣渐歇,屋内灯光温暖。人生这趟列车,既无法回头,不如整理好行囊,带着健康的身体、丰盈的灵魂,朝着“独立之人格,优雅之气质”的方向,慢慢走,好好活。

一把大锹绘新图

□ 汪泰

那年十一月,已是初冬时节,清晨的露水变成了冷霜,小草、树叶上留下一层薄纱。稻谷进仓,麦子播种完毕,大宗农活基本完成,眼下的主要农活就是挖墒清墒,待墒成功给麦田灌一场透水。农家似乎可以轻松一点了,夜头早晚,在家的时间有了富裕,女人们盘算着该给家人做些什么针线活儿。

一天中午,我正在知青屋做饭,大队王支书来到我的住处。“给你个任务,明天起,用石灰水写标语。几个队都要跑到,空墙都要写。”“好的,一定完成任务,写什么呢?”“明天早上三队场头见面时再说吧。”

下午,我去镇上供销社买了两支宽窄不一的毛刷当排笔,去大队保管室抓了干石灰,放在小桶里用水和好,为刷标语做准备。

第二天大早,出工时分,农人们扛着大锹,三三两两经过场头。我见到了王支书,问他写些什么。他上衣口袋掏出钢笔,掏出一个香烟壳,反过来展开抹平,说:“一把大锹绘新图”,怎么样?”我说:“好!有诗意。”就这样,他边说边在纸上写了好几条:一把大锹绘新图!大养生猪!学大寨促大干!搞好农田方整化!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!以粮为纲,全面发展!围拢来的社员看到王支书写得口号,都说他的小字写得好!王支书的钢笔字真的有色,每个字的竖划向两边倾斜,每字上小下大,稳重,霸气。他把口号递给我,于是我拎着石灰水桶,开始寻找空墙刷大字。

保管室南墙宽敞,就写“一把大锹绘新图”吧。我找根树枝当尺,在墙上比划七个字的位置。墙面大、位置宽裕,字的大小要相宜。我记着写美术字的方法,大小一致,单线勾画,四面撑足。一个字写好后,要让每一笔画的起笔与收笔光滑平整,这样字才好。就是笔头蘸的石灰水顺着笔端淌下,字写出来,流下不少泪。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硬木片,刮去了多余的石灰水。刚写出的字灰不溜秋,农民说,太阳一晒就雪白白了。最后一个字写好了,果然,暖阳把前面的字照得闪闪亮亮的,“一把大锹绘新图”,那么醒目亮眼。男人们读着读着,问是什么意思。我说这是一种比喻,把锹当笔,麦田当纸,在田间挖墒就好比是画画。有人说,亏王支书想得出来这句话。是呀,王支书玩浪漫呢,怎么就想到这句充满情调充满诗意的口号呢,也许是会议上听说、报纸上看到的吧。

保管室东边是一排猪圈,砖头砌的矮墙,得刷上标语。我估好位置,刷下“大养生猪”“猪就是肥料”。农民问我,猪怎么就是肥料呢?猪粪才是肥料呢。我说,为什么要大养生猪?猪多肥就多,所以猪就是肥料。农民兄弟又说,照这样,人也是肥料呢。大家都笑了。人粪尿当然是肥料,与猪圈肥一样,都是上好的有机肥。生产队征集人粪尿与猪圈肥,都要付给农家费用。养猪既发展了集体经济又为庄稼增加了肥力,当然要大养。

我拎着石灰水桶,走村串户,找墙刷字。农民看到我,都很欢迎,很高兴在自己家的墙上刷上白亮亮的大字,都关照我给他家墙上写点什么。农家的土墼墙,墙外抹着一层泥,这泥是农家建房时特意在河里淘的。新鲜河泥有粘性,抹在内外墙上,光滑,起美化作用,且可防水,不让雨水打进土墼缝墙体受伤。在这样的墙上,用石灰水刷字,顺手,吸水快。有的人家墙讲究,墙脚上方贴了排一尺多高的草帘,草帘上半部用泥粘接在墙上,这就不方便写了。农民还是要我写上,说把字写小一点儿。

我变换着字体写,黑体,仿宋体,隶体。在墙上写字用隶体,写得好的是公社文化站侯站长。公社里只要有什么活动,大门两侧的院墙上,都会贴上红红绿绿的大纸,都会看到侯站长半蹲着,用排笔蘸墨水写“坚决拥护”“热烈欢呼”之类的口号,用的就是隶体,一个字有脸盆大。他写得很流畅,旁边站满了围观的人。多黑的大字,谁走到这儿不停下来看几眼呢。想起侯站长的隶体字,我努力模仿,写出的字在阳光照射下,白得耀眼,也挺好看。

刷标语,报纸是我的好帮手。找张报纸带在身上,当有些字的笔画拿不准时,就把报纸打开找找,看清字体笔画,心里就有了数。比如“农”字,最后一笔平时哪注意是点还是捺,一看到报纸上“农业学大寨”的“农”字,就清楚了,是一捺。

傍晚回到知青屋,往桶里加了一点水,搅和两下,在屋外的大墙上,刷下几个大字:广阔天地,大有作为。

从一队写到五队,整整写了三天。但凡有点空墙,都被我用标语填了空。公社冬季“党训班”上,大队被公社表扬,说是宣传工作做得好,声势造得足,去东团营,老远就看见墙上明晃晃的大标语了。王支书很高兴,告诉了我,我也很高兴。

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

□ 陈岚

父亲退休后,便与母亲去上海,和弟弟一家生活了10多年。母亲去世后,父亲思乡情切,回到家乡高邮,在我家生活至今,一晃也有10年了。我是父亲的长女,照顾好父亲晚年生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与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平静的,也是安逸的。

晨光漫过窗棂时,总能看见父亲坐在老藤椅上翻书的身影。他虽然八十岁了,但眼神极好,看看书报不需要戴眼镜,就连报纸上的小字广告也能看清楚。父亲指尖在书页上轻轻划过,像在抚摸多年的老友。我坐着毯子坐在对面的沙发上,看他偶尔停下笔,对着稿纸凝神片刻,然后又继续沙沙地写下去。这是我们清晨的仪式,几十年党龄的老教师和他爱文字的女儿,在油墨香里共享一室静谧的时光。

午饭前的厨房总是热闹的。父亲择菜极认真,枯黄的叶子要一片片摘去,菜根须剪得整整齐齐。我系着围裙拿勺,听他念叨年轻时在乡村学校教书的故事,说那时候总喜欢带着学生们在田埂上读书,风里都是稻花香。油锅里的菜滋滋作响,混着他的声音,成了最熨帖的人间烟火。他总说我炒的菜有“家的味道”,其实我知道,那味道里藏着教我的耐心与对生活的爱。

午后的时光是各自的奔赴。父亲总是拎着装衣物的小花篮去澡堂子洗澡。一般

都是在中午一点钟准时与几个澡友相会在浴室里。浴室小社会,生活大世界。他们聊时局,聊见闻,聊往事,聊谁家的孙辈养上了大学,聊谁家的房子又装修了……养生养心,十分开心和自在。而我则另有所好,会约上麻友们凑一桌,痛痛快快地搓几把,过个牌瘾。洗牌时的哗啦声里,藏着不必言说的默契。我们不赌家私,玩的是开心。牌桌上的输赢就像一阵风,散了就散了,留下的是畅快的欢笑声。约定玩几圈,好聚好散,说收场就收场了。

暮色四合时,父亲踩着夕阳回来,裤脚沾着点外面的凉气。我把温在锅里的饭菜盛出来,边吃边听他讲澡堂里的新鲜事。父亲的语气里满是欣慰和喜悦。我则告诉他今天摸到了四个搭,还胡了一把无搭七对,逗得他直乐。灯光下,父女俩的影子投在墙上,像幅淡墨画,简单,和谐,踏实。

我生病以来,日子慢了下来,才发现最珍贵的原来都是寻常。父亲笔耕不辍的身影,是教会我坚守;厨房氤氲的热气,是让我懂得温暖;午后各自的欢喜,是告诉我懂得自洽。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转,不仅是药物的功效,更是这日复一日的安稳,像温水浸茶,慢慢舒展了所有的褶皱。

有父亲在侧,有文字相伴,有寻常烟火,有各自所好,有彼此牵挂。时光虽匆匆,父亲,我们慢慢走……